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楊乃武與小白菜 第三十五回 知府偏私受賄賂銀二萬 師爺公正拒味心錢三千

卻說劉錫形費盡心機，將葛小大的案件攀在楊乃武身上，好不容易，用盡了酷刑，把不應用的炮烙非刑加在乃武身上。乃武方受刑不起，屈打成招，第一步的狡計，方算就緒。即備下文書，擬了罪名，詳到知府衙門。這時候正是同治十三年正月初了。這位杭州知府，姓陳名魯，乃是劉錫形的兒女親家，平日為政，倒還清明。幕府中的刑名師爺，也是紹興人氏。為人卻正直不私，從未受過一些賄賂。不論什麼案件，總得細細推考，須使案中一無冤屈，心中方是安妥，陳魯的行政，也都虧得這位幕府師爺，便是陳魯的清正官箴，也因了這位幕府師爺的正直無私，才有這般聲名。這一天，得到了餘杭縣的詳文，翻開一看，便是楊乃武的案件。這位師爺見是謀斃親夫的大案，忙把文書小白菜、楊乃武，葛文卿等的口供，細細觀看，怕內中有了冤枉，又見楊乃武是個新中舉人，越發不肯隨便。看了一遍，竟被他發現了一個破綻。暗想楊乃武即是個本科舉人，自然在省應試，去年科舉入榜，是在九月十五的一天，依詳文上看來小白菜的案件發生，乃武恰巧是在餘杭，乃武在杭州自放榜之後，直到十月初到的餘杭，直到十一，仍在餘杭，瞧上去是沒有回到倉前。不然，難道十月初到餘杭，即回了一趟倉前，將毒藥交給了小白菜，再到餘杭自投羅網不成？乃武即中了舉人，這幾天忙著科舉的事情，那裡再有這種謀死人命的心思。便是小白菜受了乃武之托，毒死丈夫，何以竟敢留出血衣、不知滅跡，天下豈有這般愚魯的婦人？小大的死，倘真是小白菜毒死，何不等他死定之後，抹去血痕，再去請喻氏到來，何以小大尚未斷氣，小白菜即命葛三姑請喻氏呢？難道要人家知道小大是服毒身亡不成？而且錢寶生所供，說是乃武假稱毒鼠，向他買砒末，是在九月，九月正是乃武應試科場的時候，如何能向寶生購毒藥呢？內中定有冤枉，這般冤枉人命，自己不發現則已，既發現了，豈容坐視。即捧了案卷，來見知府陳魯。陳魯見師爺進來，又是手中捧了案卷，定有事情，忙一同坐下。師爺即把案卷給陳魯看道：「東翁，你瞧這件案子，可有什麼冤枉在裡面嗎？」陳魯先把詳文看了一遍，又把乃武的口供翻開，只見下面的供字，卻是四個屈打成招的蝌蚪文字，不由得先是一楞。又細細的把口供看過，覺得裡面事實很有些不符，便向師爺道：「師爺，你瞧如何呢？」師爺微微一笑道：「依我看來，這事十分之七是冤枉的，內中很多的可疑之處。」陳魯聽得，忍不住點頭道：「這話說得是，你瞧楊乃武的畫供，不是明明寫著『屈打成招』四字嗎？」即指給師爺看了，師爺見了，越發認定這事冤枉，向陳魯道：「東翁，我看這事定然冤枉，東翁卻得細細的重審一番。」便將自己的意思，向陳魯說了一遍。陳魯連連點頭道：「一些不差，這事卻須重審一番了。就煩師爺下個公文到餘杭縣去，把這一案的人犯，吊到省內聽審吧。」市爺聽得，心中很是歡喜，忙連聲答應，自去辦理做好了公文，命差人下到餘杭縣去。

卻說劉錫形自詳文上省之後，終日提心吊膽，怕杭州府看出了破綻，只是因了杭州知府陳魯是自己的兒女親家，萬一出了什麼岔子，尚能想法彌補。這天正橫在煙榻之上，只見何春芳走將進來，手中取著一個公文，見了劉錫形，即叫道：「東翁，事情有些不好了，我看東翁須上省走一趟。」說著，把公文給劉錫形看了。劉錫形見了這公文，正是杭州知府來的，心頭早怕的一跳，忙細細一看，卻是要提楊乃武等一案人犯，進省親審，說是口供之內，顯有不符之處。這般說來，這件案子知府已起了疑心，因此要親自重審，不由得有些慌忙，向春芳道：「師爺，你看這事怎麼好呢？」春芳道：「這事還不要緊，好得陳知府是東翁的兒女親家，總不致同東翁做定對頭。只是這事知府的责任，太於鄭重，將來還得上撫上部，萬一出了什麼事故，別說是東翁，就是知府也不方便。因此只講情面，雖是兒女親家，恐也擔不了這副千斤重擔，怕還得多化一些錢，只要陳知府把錢收下，這副擔子便挑在他的身上，事情就不妨咧，東翁以為如何？」林氏在一旁聽得，早向錫形道：「正是。師爺說得一些不錯，化幾個錢卻不要緊，我們有的是錢，兒子卻只有一個，去了便沒有咧。自然兒子要緊。明天你快些上省去見一趟陳知府吧，只要他要錢，便是一二萬也好。你明天上省，把存摺帶兩個去好咧。」錫形一想，也只得如此，一面托春芳辦理公文，將人犯解上省去，一面預備明天自己上省。春芳即又想得到了一件事情，向林氏道：「喲呀，險些忘了，小白菜那裡卻得太太去一回哩，不要他到知府衙門倒翻供起來，豈不是前功盡棄了嗎？」錫形道：「正是，這倒最是要緊，太太你快些去吧。」林氏聽得，即帶了個丫環，到女監內來看小白菜。見面之後，又把甘言蜜語，哄騙了小白菜一番，說是如今因了要卸掉小白菜的罪名，設法解到知府衙門，沿途已吩咐差人們照料妥當，只要到了知府衙門，仍咬定楊乃武，便能脫罪出獄，那時即能同子和結婚，自己已命人在那裡準備婚事了。說得小白菜心歡意樂，認定林氏是自己的救命恩人，一心一意的依著林氏言語，咬定乃武。林氏見小白菜方面，已經說妥，心中很是放心，即去回覆了劉錫形。錫形即把餘杭縣的一切事務，托了何春芳辦理，自己到了明天，帶了存在杭州錢庄內的兩個存摺，共有四萬兩銀子，忙忙的到杭州去。臨行之時，又吩咐了林氏，俟葛小大的案件所有人犯提解進省之後，林氏也得進省一趟，怕的是小白菜萬一有什麼變供。林氏答應，錫形即叫了一只船，向杭州進發。

到了杭州，便先打了公館，一面橫在煙榻上抽煙，一面暗暗思想，見了陳魯怎他說法。當下先預備了一下，命僕人到庄上去開了二萬兩銀子一張庄票，又開了三千兩一張，一千兩一張。只因錫形知道魯衙中，有一位公正的刑幕，也欲運動一下。這一千兩，乃是化在知府衙門的衙役三班，事情可以順手。一切就緒，到了明天，即到知府衙門，謁見陳魯，見了陳魯之後，先敘了官禮，又見了兒女親家的私禮。陳魯心中，也有些明白錫形這一次到來，定有事故，即同錫形在書房之內坐下。錫形即向陳魯道：「大人，這一次吊謀死親夫的人犯，可是師爺以為內中不明之處嗎？」陳魯聽了，心中早已明白，便笑著道：「親家，這事究竟是怎樣的內容呀？」劉錫形即悄悄的把自己同乃武有宿冤，欲公報私仇，如今小白菜既說定是楊乃武，落得把這謀死小大的大罪，加在他的身上，只除了葛小大是子和毒死的一事瞞掉，細細的說了一遍，接著又取出了兩張庄票，笑道：「這事卑職已辦糟的了，萬事請大人包含，依著原判，這一些些，一張整數，請大人添些家用。這一張小數，請大人代交師爺，也請他幫忙，不必苛求。」陳魯一瞧，見是足足的二萬銀子，不由得心中不動，暗道：「自己做了幾載知府：也沒有賺到幾萬。如今只須維持原案就到手了二萬兩銀子，自己何樂而不為呢？」即滿面含笑道：「親家，說那話，你我是兒女親家，豈有不幫忙之理。只是師爺，卻有些古怪。這一回的吊取人犯，也是他的主張。」錫形道：「一切都請大人費心，便是師爺作梗，也有大人作主，也不怕他怎樣的。」陳魯點頭道：「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就是，快些回去吧，在這裡留久了不好，被上面知道不便。」錫形見陳魯已允，取了自己的賄賂，知道大事無妨，忙立起身來，深深的打了一恭，告辭出去。又找到了衙役頭兒。化了一千兩銀子，把事情托，方回轉餘杭來。林氏一見，忙忙問事情如何？錫形即把見陳魯的事情說了，林氏方才放心。錫形便把乃武等一應人犯，點過了名，解上省去。

卻說乃武自那一天屈打成招之後，知道這般一招，一個死罪，已認在身上。雖說是或者詳到上面，尚有翻供超雪之日，總覺得有些討厭，心中悶悶不樂。在監中細細思量，如何可以伸冤。這天恰巧王廷南來探監，便暗暗吩咐廷南，自省內詳文批下，如何辦法之後。若是已定下死罪，趕快到家中報給詹氏、葉氏知道，命詹氏上省伸冤。廷南領命，便只待省內待批文。過了新年，聽得省內知府要吊全案人犯上省復審，乃武聽得，心中一喜，精神不禁一振，知道知府復審，定是查出了案內有了疑點，或者可以從此超雪，自己也可以翻過口供，生路有一線希望。等王廷南來探監之時，又悄悄地向廷南說明，命廷南也到杭州，可以隨時探聽消息。廷南聽得，也很寬心，自去收拾行李，準備隨著乃武進省。過了幾天，案中人犯都已提到，知縣點過了名，命阮德解進省去，在知府衙門報到，仍把乃武等禁在監內，只待知府提審。知府陳魯自那一天劉錫形到來，賄賂了兩萬銀子之後，早把要反平楊乃武冤獄的心思，丟在九霄雲外。又代師爺收下了三千兩銀子，即打定主義，倘是師爺不肯收受，自己索性并在自己手中，把案子仍依了原審辦理，也不怕師爺怎樣。

當下即命人把師爺請到裡面。這位刑名師爺，這天聽得劉錫形到來，知道劉錫形定是因了楊乃武案子到來說項，心中很是忿怒，只是不知道陳魯如何？正欲探聽陳魯的口氣，卻見僕人來請自己進去，早明白是因了劉錫形的事情，即隨著僕人進來，見了陳

魯，一同坐下。師爺忍不盡向陳魯道：「東翁，有什麼事情商議呀？」陳魯笑道：「並沒有什麼大事，就因這件謀死親夫的案件，依我細細想來，怕不見得十分冤枉。劉令也是個老于公事的人，恐不能這般的將人作兒戲吧。」師爺一聽，不由得詫異起來，覺得今天陳魯的言語，同那一天大不相同，細細一想，不禁恍然大悟，明白劉錫彤已是來暗通關節，心中把陳魯鄙厭起來，忙正色道：「東翁，似這般大事，理宜細細詳查。劉令難免有不到之處。依我看來，這事十分之九卻是冤枉。」陳魯聽得，暗想不如把這三千兩銀子來打動他的心思，「怕他不更變轉來，忙在身旁取出了劉錫彤的庄票，放在桌上笑道：「師爺，這三千兩銀子，乃是劉令送給師爺喝杯酒的，我已代你收下，如今你且收了吧。」師爺聽得這幾句言語，明白陳魯已收了劉知縣的賄賂，而且劉知縣怕自己要澈底清查，也賄賂三千兩銀子。可是自己一生正直，從未一次取過不義之財，這三千兩銀子取了，便是冤殺楊乃武同葛畢氏的性命，如何可以做得。忙正色道：「東翁，這種銀子我去收不進去。便是東翁身為四品黃堂，應得替百姓伸冤，不能被劉令朦蔽一時，冤殺了人命，還請東翁三思？」這幾句話，把陳魯說得老羞成怒起來，不禁把面一沉：「師爺，究竟事情是否冤枉，做官辦案，得將就處便將就，何必如此認真呢？這事我已定了主義，愛怎麼辦就怎麼辦了，請你不必多管。這銀子你既不收，我回了劉令就是。只是一個人出外辦事，都為的是銀子，要平空賺三千兩，談何容易，師爺，還是收下的好。不收，也不過便宜了劉令。」師爺聽陳魯說出這番話來，知道陳魯已被銀子矇了良心，自己卻收受不下。這般看來，陳魯為人，也是個貪財賊官，將來不少得有敗露的一天，自己身為首席幕府，如何能得瞧著東家失敗呢，倒不如不見的好，仍回自己家中苦度光陰，于良心上卻安逸得多。想到這裡，不禁長嘆一聲道：「東翁，這般銀子，我卻收受不了。便是你，也得後悔莫及的咧。我同東翁，相交不是一載兩年，平時總言聽計從，互相商議，不想今天如此的忠言逆耳，將來少不得有想到的一天，我也無顏再留此間，做一個尸位素餐的幕府，不能替人民伸冤。從今天起，我再也不愿相見的了。明天我便動身回去，倒落一個身心安泰咧。」說畢，立起身來，竟自出去。

陳魯見師爺一怒而去，正中下懷，暗想這人正是個傻子，三千兩銀子，竟推出腰包，自己樂得多得了三千。本來這人留在幕府，自己作事大不便當。如今他既要走，趁此把他打發走，不至在衙內礙眼，因此也不相留，只命人送了五百塊錢的酬意，師爺卻一錢不收，到了明天，一肩行李，自回原籍去了。陳魯見師爺已走，心中越發放心，可以放膽幹事，依著原案審理。這天聽得案內一應人犯俱已提到，忙吩咐升堂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